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卷六十四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江少虞 撰  
卷 卷六十四  
內容分類 子類書 案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羨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武帝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寧宮世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改營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四

談諧戯謔

陳亞

陳亞楊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餘七十卒蓋近世滑  
晳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  
近軒窓半夏涼綦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瘦縮紗裁  
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曬作葫蘆匏之類  
極爲膾炙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于借車牛亞亦作  
藥名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借借尋常無歇時但看  
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覽者無不絕倒亞常  
言藥名用於世無所不可而幹運曲折使各中理在  
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亞曰可沉思久之  
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贈

可遊謁窮措大聞者莫不大笑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當軸將用之而爲言者所抑亞作藥名生查子陳情獻之曰朝廷數擢賢旋占凌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孤寒食蘖何相悞大幅帛連粘甘草歸田賦亞又別成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檀郎讀分眞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其二曰小院雨餘涼石竹風生砌罷扇儘從容半夏紗厨睡起來閑坐北亭中滴盡真珠淚爲念娟辛懃去折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來躊躇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坐理相思必撥朱弦斷擬續斷來弦待這冤家看亞又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但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

肚腸外面強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託興亦有深意亞又別有詩百餘首號澄源集有歲旦示知已云叔寒歸地底表老向人間及與友人郊遊云馬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送歸化宰王秘丞赴闕云吏辭如賀日民送似迎時懷舊隱云排聯花品曾非偕愛惜苔錢不是慳亦自成一家體格亞性寬和累典名藩皆有遺愛然頗真率無威儀吏不甚懼行坐常弄瓢子不離懷袖尤喜唱清和樂知越州時每擁騎自衙庭出或由鑑湖緩轡而歸必敲鐙代拍潛徹三十六遍然後已亦其性也

青蘋雜記

王告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

言衣紫當爲都工訟于星子云職位顛倒稱號不便  
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  
云散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奈本  
觀與別觀不同非爲爾呼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  
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本  
貫登科爲徒吏至祠部員外郎江西路提點刑  
獄而卒筆談

杜祁公

杜祁公罷相知兗州寓北郊佛寺以待兗州逐吏踰  
再決日會宗袞自汝陽召還過其寺造謁而杜公曰  
處此幾與在中書日同矣旦暮北去欲識云郭汾陽  
曾留此蓋自穢其居位不久也

馮吉

先公嘗言故太常少卿馮瀛王之子性聰敏善文翰  
善談笑精音律尤工胡琴雖教坊供奉號名乎者亦  
所不及然稟性滑稽無操檢以宰相子少歷郎官終  
不能以文學器業進取顯位士大夫以此惜之每朝  
士燕聚馮不召往往自至蓋坐無車公不樂也其或  
酒酣樂作必自俞琴彈三數曲曲罷賦詩詩成起舞  
其天賦後逸又非常人所及也時人以爲三絕常於  
龍門僧院內故楊凝式少師題壁處書詩一絕云少  
師真蹟蒲僧居直恐鍾王亦不如爲報遠公須愛惜  
此書書後更無書其筆札迺麗自成一家書並退朝  
錄

劉鋹

太平興國初陳洪進與潭泉歸錢淑由吳越來朝江

南後主與劉鋹同列因侍宴鋹自言朝廷威靈僭竊之主皆不能保其社稷今日盡在坐中陛下明年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於數人中率先歸朝願得持挺爲諸國降王之長太祖大笑賞賜甚厚其談多此類

楊文公談苑

陳貫

陳貫自鹽鐵使除直昭文館知相州先是三司副使例爲待制而貫獨得直館或唁貫者貫曰與其居天章作不才待制何如在昭文爲有道學士唁者愧服貫子安石今爲吏部侍郎女嫁文潞公

澠水燕談

李退夫

冲晦處士李退夫者事矯恠携一子游京師居北城別墅帶經灌園持古風以飾外一日老圃請撒園荽

即博物志張騫西域所得胡荽是也俗傳撒此物須主口誦猥語播之則茂退夫者固矜純節執菜子於手撒之但伍聲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不絕於口夫何客至不能訖事戒其子使畢之其子尤矯於父孰餘子呢之曰大人已曾上闈皇祐中館閣中遂爲雅戲凡欲談話清談則曰宜撒園荽

湘山野

僧秘演

蘇子美有贈秘演詩中有垂頤孤坐若癡虎眼吻閉合猶光精之句人謂與演寫真演額方厚顧視徐緩喉中含其聲常若鼾睡然其始云眼吻閉合無光精演以濃筆塗去無字自改爲猶子羨詣之演曰吾尚活豈當曰無光精耶又有一聯云賣藥得錢祗活酒一飲數斗猶惺惺又都抹去蘇曰吾之作誰敢點

竊耶演曰君之詩出則傳四海吾不能斷輩酒爲浮圖罪人何堪更爲君詩所暴子羨亦笑而從之

筆錄

孟郊賈島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床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梅聖俞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難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猫兒人皆以爲笑並歸田錄

陳文惠

陳文惠善爲四句詩在江湖有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才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文惠年六十餘才爲知制誥其後遂至真宰使相致仕時年近八十有詩云青雲跋路遊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園圃作亭榭號佚老云文惠喜堆墨書深自矜員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與石少傳同在政府石欲戰之政事堂有黑漆大飭床長五六尺許石取白聖橫畫其中可尺餘而謂陳曰吾頗學公堆墨字陳

聞之歡甚石顧小史二人卑飯床出曰吾已能寫田字陳爲帳然文惠性急在長安與賓客遊佛寺自以堆墨題名從者捧硯注視不覺墨汁汚鞋文惠大怒捉大筆就室塞從者鼻竅他客忍笑失聲不能已唐書載皇甫湜怒其子不暇取杖斷臂血流亦其比也

劉貢父詩語

### 党太尉

党進北戎人幼爲杜重威家奴後隸軍籍以魁岸壯勇周祖擢爲軍校國初至騎帥領節鎮太祖征太原我師未成列賊驍將楊業帥精銳二百餘騎突我師進挺身與麾下遂業敗走入城濠會援兵至業緣縋得入城獲免軍中服進之勇太祖屢對衆稱之進不識文字不知所董禁兵之數上忽問及軍中

人數先其軍校皆以所管兵騎器甲之數細書著所持之挺謂之杖記如笏記焉進不舉但引挺以對曰盡在是矣上嗟謂其忠實益厚之徵巡京師市井間有畜鷹鵠音禽者進必令左右解縱之罵曰不能買肉供父母反以飼禽乎太宗在藩邸有名鷹鵠令圉人調養進忽見詰責欲解放圉人曰晉王令養此且欲走白晉王進據止之與錢令市肉謂之曰汝當謹視此無使爲猫狗所傷小民傳之爲笑鎮許日幕中賓佐有忤意必命批其頰嘗病瘡賓佐入視疾進方擁錦衾一從事竊語曰爛兮進聞之命左右急捉從事批其頰殆於委頓大罵曰吾正契丹何奚之有脚患小瘡那至於爛蓋謂奚之種賤也遇市見縛欄爲戲者駐馬問汝所誦何言優者曰說韓信進大怒

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即當說我此三面兩頭之人  
即命杖之進名進居常但稱暉或以爲言曰自從其  
便耳啖肉至數斤飲酒斗餘宴會對賓客甚溫雅嬉  
咲忽擐甲冑即颯鬢皆傑豎目光如電視之若神人  
故爲杜氏奴後見其子孫必下拜常分俸以給之其  
所長也

楊文公談苑

### 梅侍讀

張開封云梅侍讀詢晚年尤躁於祿位嘗朝退過閣  
門見箱中有錦軸云胡則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  
之詢遠避之而過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爲  
時人多笑之孫器之云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  
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有所  
愛馬每夜令五人相代牽馬將之不繫於柱恐其縛

絆傷之故也又夜中數自出視之嘗牽馬將乘撫其  
鞍曰賤畜我已薄命矣汝豈無分被綉韁邪

孫何

渝州曰孫何性落拓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頗尚苛  
峻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本數廳釘於  
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喚之  
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云器之曰何爲轉運使  
令人負礧礧自隨所至散之地吏應對小失誤則於  
地倒曳之故從者憑依其威妄爲寒暑所至搔擾人  
不稱賢

### 丁度

丁度雖肥矮起輕健爲翰林學士時嘗自前殿將赴  
後殿宰相在其後度初不知忽見趨而避之行百餘

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翰林學士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度告其故中立曰相公不問否度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也丁謂兒睢盱若當寒餓者而貴震天下相者以爲真猴形云並深水

述聞

語嘲

丞相王公之夫人鄭氏奉佛至謹終囑其夫曰即死願得落髮爲尼及死公奏乞賜法名師號斂以紫方袍王刑公之子雱少得心疾遂其妻荆公爲脩禮嫁之好事者戲之曰王太祝生前嫁婦鄭夫人死後出家人以爲異又工部郎中侯叔獻妻悍戾叔獻既死兒女不勝其酷詔離之故好事者又曰侯工部死後休妻

二

劉貞父放文學過人而又滑稽善譏知曹州曰于伋書記自京還貢父問嘗見王學士渠有老態否于曰顏雖未老而鬢已斑矣貢父曰豈非急進致然耶貢父之警辯多類此

三

胡秘監且文學冠一時而輕躁喜玩人其在西掖也嘗草江仲甫外使額告詞云歸馬華山之陽朕雖無媿放牛桃林之野爾寶有功蓋江小字忙兒俚語謂牧童爲忙兒也胡又嘗行一巨瑞告詞云以爾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諸官堅切齒范應辰爲大理評事且盡一布袋中盛一丐者以遺范題曰袋裏貧士

四

劉貢父晚苦風疾鬢眉墮落鼻梁且斷一日與蘇子瞻數人各引古人語以相戲子瞻戲貢父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而貢父感愴而已

五

劉貢父晚年鼻既斷爛日憂死亡客或戲之曰顏淵子路微服同出市中遇孔子惶怖求避忽見一塔相與匿其塔後孔子過顏淵曰此何塔耶子路曰所謂避孔塔也有張獻圖者應舉久不第好嘲戲晚以五舉推恩得三班奉職以詩寄其妻曰吾今爲奉職爾莫怨鸞孤張文寶永州人博學有文從子仲達以詩一軸示文寶自銜鷺鷺詩最爲得意云滄海最深處鱸魚斷得時文寶曰更宜彫琢仲達問如何彫琢文

寶曰詩固嘉但鷺鷺足太長耳仲達被服

六

蘇子瞻通判錢塘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以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藝爲一郡之最聞之亦陳狀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諳如此

並瀧水燕談

七

石參政中立在中書時盛文肅度禁林當直撰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進御罷呈中書石急問之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對訖方悟蒲堂大笑又劉中師因上殿賜對衣腰帶榮君之賜銜而不換遂服之謝於其

第乃寶瓶良帶也會方霽庭中尚泥足蹲坐於泥中  
袍帶露瀆石問曰郎中貴甲幾多曰若干歲石輪其  
指曰果信果信土入寶瓶遂有此撲

八

尹師魯爲渭帥與劉滬董士廉輩議水邏城事既矛  
楯朝旨召尹至闕送中書給紙札供檄昭文呂申公  
因聚廳啜茶令堂吏置甌於尹曰傳語龍圖不及攀  
請只令送茶去時集賢相幸師魯之議將扇笑謂諸  
公曰尹龍圖莫道建茶磨去磨平漿水亦嚙不下師  
魯之幄去政堂切近聞之擲筆於案厲聲曰是何委  
巷猥語輒入廟堂真治世之不幸也集賢愧而銜之  
後致身於禍辱根於此也並湘山野錄

九

後唐盧文度文紀俱在翰林文度喜屬文文紀思遲  
澁每書詔事填委多文度代草之一日休暇文紀當  
直文度以禁中無事送客郊外會有密詔數道亟遣  
僮騎追其兄還不及餕飲縉紳聞而笑之咸曰文度  
自外來躍馬赴其弟之急難逮至翰苑中文紀以書  
冊圍合矣蓋言文紀檢閱舊本倉卒也楊文公談苑

十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富貴性豪俊所延賓客  
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  
三十八幕下王琪張元最爲上客元體肥大琪目爲  
牛琪瘦骨立元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謔琪嘗嘲  
元曰張元觸牆成八字元應聲曰王琪望月叶三聲  
一坐爲之大笑

十一

卷之十四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不喜談譖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爲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鍾豈出其類者是爲異人乎其爲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並歸田錄

十二

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差洎爲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樞密副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爲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疾石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乎唯服一清涼散即差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

十三

汴渠舊例十月閉口則舟檝不行王荊公當國欲通冬運遂不令閉口水既淺澁舟不可行而流冰頗損舟檝於是以脚舡數十前設巨碓以搗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衆京師有諺語曰昔有磨去磨平漿水今見碓搗冬冰

十四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亦屢以犯人熙寧中爲開封府試官出題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題大象如何對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荅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黍馴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九月之間也馬嘿爲臺官彈奏放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歎曰旣爲馬嘿豈合驪鳴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頃

其違法王荊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旣隔下  
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放聞而歎曰豈意曾子避席  
望之儼然乎望之嘉問字也

並東軒筆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四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五

談譜 戲謔

語嘲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  
面曰特刺配其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  
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  
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爲準條  
字再黥之頗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  
參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  
草者乎

二

王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  
雄名唯聞文氣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又